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李太白集

(一)

李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太白集

(一)

李白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太白集輯註序

註古人書。慮聞見不博也。尤慮其識不精。既博且精。又慮心偶不虛不公。知有疑勿闕。有誤亦曲爲解。風騷後詩。至李杜。齊名方駕。一如飛行絕跡。乘雲馭風之仙。一如萬象不同。化工肖物之聖。觀止矣。蔑以加矣。後學因元相誌杜墓。抑李揚杜。遂乃議論滋繁。妄分軒輊。詎知少陵生平心服。明推爲無敵不羣。卽後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黎公。固合贊以光燄萬丈。深慨流落人間者。僅分泰山豪芒。而先笑撼大樹不自量之蚍蜉乎哉。兩集本非手定。後人搜羅採摭。篇章遞增。其中時有眞贋參錯。轉寫譌舛。李集更多。蓋自寶應元年。往依族子陽冰。得疾以卒。遂葬當塗。青山東麓。陽冰序草堂集十卷。卽云。當時著作十喪。共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顥序翰林集二卷。亦云。上元末。偶得於絳。此卽劉全白碣記所謂集無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時。宜黃樂史始輯別集。常山宋敏求廣哀遺文。始合爲三十卷。南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元豐中。信安毛漸始校刻於蘇。紹興中。閩薛仲邕始爲年譜。太白本末。惟諸序記誌范藎二碑。及舊唐新唐二書可證。本詩世遠事湮。疑謬雜出。寧得免焉。而兩集之有註也。一榮一枯。斯又不可言者。註杜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後出多所。因考辨易覈。去取易嚴也。然且必殫精神。需歲月。盡彙羣籍。以折其衷。說始有常。若李集所有可見之註。止楊蕭胡氏三家。今欲廣爲訂正。與註杜較工拙。不亦難易懸。

隔太甚乎。余茲閱錢塘王載菴先生輯註。而深嘆其好學不倦。能數十年專心致志。爲人所不能爲也。憶余自幼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談。聞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與杜頡頏者。誰與。必謂仙不如聖。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君國。猶有說焉。然李云。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此其胸襟與自許稷契者。何以異。始見賞許公。後見奇賀監。居山東。爲竹溪六逸。遊長安。爲醉中八仙。識汾陽於行間。折力士於殿上。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以逍遙。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卽遭危困。未見其憂。豈非天際真人之逸。不可變者耶。談者始稍息。今得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本本原原。斟酌至慎。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漸解之。則知此編爲太白功臣也。善讀書者。當不以余言爲河漢。

乾隆己卯中秋。天台齊召南撰

同里王君載菴輯注太白詩文集。詳引博據。考索綜核。殆仿李善註文選。不厭過於繁釀。卽被書簞之名。亦所不顧。噫。可爲勤矣。太白詩。西河毛太史嘗謂不耐入細。與三唐律法迥別。然其慕兀之氣。自不可泯。其持論毋乃太過與。太白之才。不可以格律繩。臞翁評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滄浪評李杜不當論以優劣。太白有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正如金翅壁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蛩吟草砌耳。其天才豪逸。多率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始見其妙。所謂天仙之辭。信不虛也。是以杜有千家註。李註僅止三家。正以李不易註。而欲求其瞭然千載之下。不其難哉。載菴窮半生之精力。以成此書。一註可以敵千家。李杜光燄。並昭耀於兩間。有功後學。良非淺渺。平居闔戶。脈書天情。孤潔。有林處士之風。惟汲汲以著述立身後名。其意欲爭勝於寒梅瘦鶴耶。嘗謂余曰。李善註文選。有子邈以續其志。此書之釋事忘意。動有無窮之憾。又以余松谷三兄註右丞詩。相藉揚權。久行於世。今此書不得與松谷析疑辨謬。共助落成。益又爲之感歎已。余樂叙其書。并識其言。而傳其人之高。隨有如此意。林趙信拜書於平安里。

李太白文集 題序

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爲主。而輔之以學。與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癡祭也。爲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與乎此。粗疏者尤未可以輕試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離騷之幽著。太史之潔。其於杜也。並驅方軌。未易軒輊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後。已有千家。至我朝而錢朱顧仇之書出。搜括無遺蘊矣。太白之集。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鹽官胡氏孝轅。孝轅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菴。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結轆之未疏淪也。疵繆之未剗削也。專精覃思。寤寐太白於千載之上。一一扣其出處。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臣。與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載菴之學。果什倍於太白。孝轅博極羣書。而載菴能掇其瑕礫。卽謂之什倍於孝轅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蘊蓄爲何如耶。二氏之書。與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盡讀之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釋氏贊寧。吾於前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潛溪。以近代而論。蒙叟研精內典。而玄門之旨。奧未窺。竹垞朱氏自言於竺乾之書。詩文未敢闌入。則并蒙叟之長。而猶且怖若河漢。他可知矣。載菴早繆。闡處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尋於二氏之精英。以其餘事而爲是書。足以發太白難顯之情。而抉三家未窺之妙。書來質余。方望洋驚歎。五體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

其苦心孤詣。余學雖未至。而心故識之。聊識數言。以冠其篇端。以稔夫世之讀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并稔
夫註是集者之尤難也。乾隆己卯閏月望後一日。友弟杭世駿。

詩人李杜並稱古今。註杜者百餘家，而李之註傳於世者乃少。余所見楊子見蕭粹齋、胡孝轅三家，此外寥寥無聞矣。世固軒李而輕杜哉！何言詩之士嚮往於太白不及嚮往於子美者多耶？夫二公之詩，一以天分勝，一以學力勝。同時角立，雄視於文場筆海之中，名相齊，才亦相埒，無少遜也。自優劣之論出，而左右其袒者紛如。以文喻，謂太白如史記，子美如漢書，以兵法喻，謂太白如李廣，子美如孫吳，以人物喻，謂太白如子美，以性根喻，謂太白如子美。漸此皆論之兩持其平者也。其餘甲杜而乙李者，大約十居七八，可異者，評杜則多恕辭，多過情之譽，評李則多深文而索垢，是何意見之辟耶？宋人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山谷嘆以爲知言。夫山谷固服膺子美者也，豈不能言其優劣，蓋亦見其沉雄俊逸之槩，本於性而成於學者，各有登峰造極之美，不可以後人私淺之見，妄爲輕議焉耳。余於二公之詩，有兼愛無偏好，嘗讀錢蒙叟願修遠諸家杜註，以爲勝於昔人，譬之積薪，後來者居上，惜李集無有斐然繼起者。爰合三家之註訂之，芟柞繁蕪，補增闕略，析疑匡謬，頻有更定。至於山川古蹟之地形，鳥獸草木之名狀，尤加詳考，不厭繁複，蓋將以爲多識之助，而觀者議其過於綺碎鱗雜，無當于詩之本義，自念徵經引史，亦不無郢書燕說之誤，或失作者命意修辭之旨，雖靡研編削，虛耗歲時，以上視錢願諸先輩，無能爲役，安敢與之接武而抗行哉！第思粹齋之作補註，所以補子見之闕也，而未能盡補其闕，孝轅作李詩通，力正楊蕭二家之譌，而亦未能盡正其譌，余承三子之後，捃摭其殘膏剩馥，而廣爲綜緝，夫豈

誇多而炫麗哉。將以竟三子之業也。雖才力未逮。然念博物洽聞之士。世固不乏。必有起而集其成者。蒐羅軼典。抉發奧思。俾夫闕者。譌者。罔不甄釋。將與杜註諸家之善本。並傳藝苑。而爲新學之津梁。彼楊與蕭實爲之草創。子其先者也。余得肩隨胡氏之後。而附於討論修飾之列。其亦可乎。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正月望日王琦載菴漫述

李太白文集目錄

第一冊

卷之一 古賦八首

大鵬賦

擬恨賦

惜餘春賦

愁陽春賦

悲清秋賦

劍閣賦

明堂賦

大獵賦

卷之二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第二冊

卷之三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公無渡河

蜀道難

梁甫吟

鳥夜啼

鳥棲曲

戰城南

將進酒

行行且遊獵篇

飛龍引二首

天馬歌

行路難三首

長相思

上畱田行

春日行

前有樽酒行二首

夜坐吟

野田黃雀行

箜篌謠

雉朝飛

上雲樂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日出入行

胡無人

北風行

俠客行

卷之四 樂府三十七首

關山月

獨漉篇

登高邱而望遠海

陽春歌

陽叛兒

山人勸酒

鞠歌行

王昭君二首

荊州歌

相逢行

久別離

採蓮曲

司馬將軍歌

結襪子

長干行二首

上之回

白紵辭二首

妾薄命

雙燕離

于闐採花

幽澗泉

中山孺子妾歌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

古有所思

白頭吟二首

臨江王節士歌

君道曲

結客少年場行

古朗月行

獨不見

鳴雁行

幽州胡馬客歌

卷之五 樂府四十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

東海有勇婦

白馬篇

歌怨行

來日大難

玉階怨

大隄曲

清平調詞三首

秦女休行

東武吟

出自薊北門行

北上行

空城雀

君子有所思行

黃葛篇

鳳笙篇

塞下曲六首

塞上曲

襄陽曲四首

宮中行樂詞八首

鼓吹入朝曲

秦女卷衣

邯鄲才人嫁厮養卒

洛陽陌

短歌行

菩薩蠻

憶秦娥

卷之六 樂府三十八首

發白馬

枯魚過河泣

相逢行

樹中草

擬古

少年子

少年行二首

豫章行

高句驪

濼水曲

鳳臺曲

秋思

陌上桑

丁都護歌

千里思

君馬黃

折楊柳

紫驪馬

白鼻騮

沐浴子

靜夜思

鳳凰曲

從軍行

春思

秋思

對酒行

擣衣篇

長歌行

猛虎行

子夜吳歌四首

估客行

少年行

長相思

去婦詞

第三册

卷之七 古近體詩共二十八首

襄陽歌

江上吟

玉壺吟

西岳雲臺歌送丹邱子

扶風豪士歌

白毫子歌

鳴臯歌送岑徵君

南都行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

元丹邱歌

燭照山水壁畫歌

梁園吟

鳴臯歌奉餞從翁清